

背上海三青色鈴年可二十餘面甚白微有鬚待者四人二男至良父乃言曰我是桐栢仙人御靈期聞子合道故來相慰子良曰凡庸下賤少樂正法幸藉緣會得在山宅隱字何期真聖曲垂啓降自願腐穢無地自安若前緣可採願賜開度仙人曰善哉辭也于平生已來種福多矣自然而會何待開授度子者當自有人吾特嘉子緣德來結交耳幸無謙辭桐栢當復有來者當善相待吾今去矣下旬間更相過方事遊適兩念相存執手而去

右一條六日夜所受記事一青紙後別得為桐栢帝晨執董御史領筆陽學仙禁真結中所無云桐栢復有來者當謂後徐也玄真也

六月八日夜紫陽童來裝服如前言曰欲知我姓字不子良曰願聞之童曰我本姓王字于遷太原人宿命時父為陳留太守仍移居丹陽我年十五化前身有福得生為人復修功德死為神補紫陽內宮玉童賜姓鳳字雲芝君今改子名為太玄字虛靈童凡所稱若者皆紫陽也

不致姓仍取問也此名字中皆有旨趣今略為述之太者元始之極而質象合真玄者謂應虛無之炁擬分所至非修身立功所得虛者謂形同手假志無苟滯蕭條而應真靈者謂在世而感神棄世而為靈此表裏成功饗流後裔也略陳其綱紀如此別有幽奧處未可便及此名不施於世且莫顯示子良字元蘇此乃世之善名亦不勝於世直是施於冥中耳言訖便去

右一條八日夜所受記事一白藤紙其書名此無別小名也字元蘇者是癸巳年十月十於華陽東第冠師為此字號香信告以受之按後記云所改名即是青銀玉文者當周名仍取以名之

六月九日夜夢聞人語不見人形聲氣高厲謂子良曰若披單紫蓋遊適僂房者神仙之漸也唯言此而已意而言須臾覺便見前承承曰向來者爾識之不答曰不識承曰是真人爾未宜見之故遙相告爾惟此前輩華陽中而二君都未降令此隱告方為其始也又曰爾聞血臭不答不聞又曰爾體血流釋那不自知答曰自謂無

血唯汗耳承曰汗之與血一何異乎汗者血之精華人血猶如水寒則上凝夏則上清清則流泄易凝則決冰而血出是爾破墟虛微故不能止於流耳人血如淵水不厭其溢但患其竭吾有築塘之術當為爾治之今但俟景挹華亦能微微為效吾今且去外已有人來下席即見一人入侍者三人來至牀前而言曰我是張孝字子安榮陽梨井人也此直言減見年可三十許中紫方冠著襪衣當是高仙人

右一條九日夜一夢聞一受記事一白藤紙依別記張子安是華陽中黃閣堂主上真諱所無

六月十一日夜有一女人來嶺裏形貌妍麗作大醫通青衣言曰今夕易遷中有四人欲來爾所住處今既在此當不果至十九日只當來耳子良言侍從師還此不知今夕有垂降者欲還住處仰俟可得爾不女曰既已在此已夜不須復還恐人相疑亦不須道今夕來此意子良問不審氏字可得示不女曰姓李字飛華淮陰人來易遷中已九十四年既始受學未能超進今者之來乃趙夫人見使

便別曰十九日期君於西阿子良敘手而別

此女年可二十三四許有兩人同
來唯此女言耳一人當是侍者也

右一條十一日在所受記書一白藤紙

此師出冰館仍上山日設後選東橫周選入
至住處已黃昏仍留其侍宿于時在冰口
屋壽弱內清淨神女不集而顯混
雜反欲相從未達此趣以為於色

六月十二日有五人來乃三更中

一人年可三十餘黃華冠雲錦毛衣

毛舞持波金鈴此
為真人也真語有

一人芙蓉冠絳繡衣

侍者二人無所執則
張子安也真語見

一人芙蓉冠綠繡衣

侍者二人則中山人
洪先生也真語無

一人教憤朱衣紫草帶

侍者六人皆公服悉
有所執持則顯派員

一人兩髻亦繡衣

此華
勝童

右五人前三人列坐南林丞及童坐書林

承前進曰今夕有高真來可起可起子良因

起拜前者前者曰可坐子良還坐又曰周生

修功積德可謂不負其志乎張君曰明鑒鏡

察理當照其骨懷耳答曰如來辭洪君曰見

周生不中路怡發乎

怡發字並屬
作息廢字 答曰不怡

發雖怡亦不能毀其金簡丞曰周生可謂保

仙之人前者乃問子良曰今日諸人來暢爾

懷抱不子良答曰枉蒙上真賜降臨穢欣懼

交心無以自厝乃笑而不言華陽童子曰此

諸真人君當不盡識今將相告上者嵩高真

人馮先生第二即蕭關仙卿張君第三即中

嶽仙人洪先生第四乃保命府丞樂道士第

五則我華陽之天司農玉童故令君悉知姓

位此中諸位任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子良

答曰真仙高靈豈得以比於塵俗丞曰能察

幽側幽側應作冥者同生是也今者既曲紆真降

願各為其述一文真人曰卿是其明證可前

作答曰敢不聞自但恐卑人居前非禮耳丞

乃令子良裝紙染筆口授曰華景輝瓊林清

風散紫齋仰舊高真士凌空馭綠輶放彼朱

霞館造此塵中僚有緣自然會不待心翹翹

馮真人授曰

太霞鬱紫蓋景風飄羽輪直造塵滓際萬緣

澆我身自非保仙子安見今日人過此未申

歲控景朝太真真綠雖有契執德故須勤

張仙卿授曰

寫我蕭關館遊彼塵喧際躡景蓋飛霄尋此

人間契周生一何奇能感古人轍無使凌雲

幹中隨履霜折

洪先生授曰

靈風扇紫霞景雲散丹暉八素不為迴九垓

何足魏志素雖有口少一習之亦成微勛此

今日事金闕方共歸

華陽童授曰

懸臺凌紫漢峻階登絳雲華景飛形燭七耀

亦殊分寫此步塵穢適彼超世君品等二祀

內無今邪世門方為去來會短辭何用紛詩

畢馮真人曰諸人所述足以相勸戒可自思

緣運尅列單心應作屬當復有來者若能

思入微飛龍棘於霞路奏鳳響於雲衢神童

啓節王女侍軒豈待彌劫乎得道番在方寸

之裏耳不必須形勞神損也世人唯知服食

吞符苟非其分亦為徒勤更不及專營功德

善積功滿道亦可議但於後生得之不施於

令身矣此言亦可告家人令知之

子良唯張

曰真君此言可謂至教若更能超躡往此則二府希之難矣蕭閣堂考將為周子之遊館手洪君曰仁功苟積則選為真人府中小丞其亦未必止此丞曰其功已定亦何必須勤勤董曰二君亦適人所為不必相逼若能積業更深則成真人功夫若怠惰當不失此承言畢同辭別徘徊而滅

右一條十二日所受記書四白紙此中五人已往來馮真人弟孫今降乘其有西人真入馮延壽經此應信之也樂至守長治或陽人主與宮四至中之一也夫仙真詩詠才辭通皆相類真語中有此甚多亦無相越者尋此降集所交解意如似略示東華保晨之舉也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夜見前師來言曰此者真仙遊降足致欣暢乎我比恒有事遂成冥陽子良答曰近來乾坤澄淨七景齊明仰降高靈稍蒙已數但滓穢無以克承耳師曰是卿千秋之功無嗟以滓穢為辭但卿六世祖眉為謙郡時尤好射獵殺傷無數賴其中時復營功德罪已得釋卿不宜復食肉食肉恐先源建卿幸可慎之仙藥草自足何急敬此恐卿不悟故因暇來相報爾子良唯承受師

便去

右一條十三日所受記書一小碧紙未檢周家辨不知周眉何帝時為誰即被焚之各誠為莫大但身尚以蒙釋方慮殃延苗裔小為難解亦當如立善功身既前福慶流子孫邪此帥一僕一我亦未領至六月十五日夜中山人去後依別記日有中嶽洪先生授洞房經云云而檢函中不見此受恐當是修事與秘重不題文逆亦可已別授藏計此正應是則斗法事與前二星相涉所以猶是洪先生授之聞其在西曆及移朱陽所賦一牀絕惡人近身少道難夕解別非下仙之品又一人來其華少白衣傳范師語云前故相告食肉事遂不能斷耶今旦何

意往他人處食脯從今去勿復爾望採前言副今日懷子良答曰早至師問師賜食謂是甘果不以為欺又奉今旨敢復近肉此人應爾而去

右一條十五日所受記一白藤紙其好全似楊君體其十四日已向娘母云不得食于時即然許之十五日又入因進性潘湖文問潘與共無仍過勸令其專志夜便斷此信十六日師賜見而說此便既解其去歲十月師賜此亦復方便說以既辛苦又造罪尤非唯勸令漸進少而食嘆眾生理幸慈育之氣涉乎仁心者必宜

斷之以成性是以仙

六月十九日有五女人來此則是前十一夕於西阿若第一易遷領學仙妃趙夫人字第二易遷左嬪王夫人字第三易遷右嬪

劉夫人字玄微年二十許綠衣其法有劉第四易遷都司學陶夫人改字智安年四十許第五易遷李飛華許前已經右五人字位並李飛華所說說竟四人齊

坐李猶倚又有八侍女一人捧中箱箱上有題一人腰素上一人執一函以蓋致函下各執一牙板有素囊有黃題應是經書四人各執一牙板緣綾衣皆細不可識並皆眾仙自共語良久似論子良事不正了其旨趙夫人乃見告曰

子冥契久著故能招感真仙良助欣然子良答曰不以猥俗少便依道籍以緣幸能棲林谷豈期一旦真仙啓降喜懼交心無以自安若前因可採願賜神仙要訣以見成就夫人曰子名書紫簡何憂不仙而求於我我猶仙

人耳劉夫人曰周生爾知積業樹因從何而
 來得如今日子良答曰微塵下俗實所不
 究夫人曰今略為說之爾生周達家時已應
 得道為貪濁彌多遂不致獲次生劉偉家乃
 得學道精勤精勤之福方流令身爾已經三
 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今日之
 會上錄來已七十餘年故經生死乃遂吾經
 以此事諮受錄君君見告如此故為宣說今
 知源由耳王夫人曰劉右嬪之言備說幽顯
 宿命爾可心自知之勿示凡俗悠悠之人陶
 夫人曰周年十九丁丑生水命人因謂趙曰
 此比何似趙曰亦無定總真王君丁丑生水
 命人位為高真飛酸亦丁丑生乃沉論三官
 此不可為定但論功業何如耳陶曰實如來
 告劉夫人又告子良曰夫神仙雖通玄感徹
 則易但凡情虛微不能招其感耳我等今來
 看直尋有道者耳非浮遊無著泛濫而行也
 幸勿令人知知亦未然此事或生疑請以迴
 爾心我乃無怪於彼但恐自招其罪耳子良
 曰已蒙神降豈敢自有疑但欲時呈師母耳

不敢以告悠悠者又曰亦勿甲乙告之趙夫
 人又告曰仙道有幽虛之趣今粗為說之夫
 為真仙之位者偃息玄官遊行紫漢動則二
 景舒明靜則風雲息氣服則翠羽飛靈乘則
 鸞輪靈軫浮海歷嶽遊眺八方進無水火之
 患退無木石之憂豈不足稱高貴乎人唯見
 軒冕之榮嬪房之樂便為極矣所以真道不
 交乎世神仙罕遊人間正為此耳縱有知者
 亦不能窮而修之或修而不久或久而不精
 諸如此事良亦可悲周生爾勿效此凡庸之
 嗜也王夫人告曰夫一志直往無迴還應作
 之慮瀟灑任理無累著之心者此乃保賢之
 子也儻有窮幽測遠求師友晝夜辛勤積
 以歲月或直坐一山修經用法吞符翕景處
 七元者亦皆能致道然不及積業用功果之
 快耳爾可以此事告於來子令勤之也修此
 不止不患身後徒空爾自己定無煩於其間
 矣陶夫人曰若能守道不動服氣吞景以鎮
 五藏者亦能得地仙長生不死若無金丹五
 芝終不能飛遊太極動靜無方也吾今猶是

仙之中者未及上仙下真也前服氣諸事往
 亦為之而得如今日子耳周生爾營之手言語
 粗悉入四更中趙曰星已疎矣行當應晤相
 與去和諸人同應去趙又曰方當去來不為
 久別王曰趙夫人來當無不相隨劉曰來月
 三日當往東華無七呈學簿當學陶夫人相過子
 良問何學簿曰是易連中教仙人學業有進
 退之簿二月日多一呈呈東華大司命入月
 三呈此二月之最至九月復呈如此周而復
 始陶曰且作十餘日別李曰其間動靜趙夫
 人當見使來去不復辭別便悉下牀而去侍
 女隨次而滅

右一條十九日夜所受記書六小青牋紙
尋此諸夫人所說並無義旨非必止存周
 生亦以兼成學者明智功德之義過於專
 修輒夫議理亦聞
 則其理可見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夢一人年可三十許白布
 袴褶平上幘執手版版黑色形容乃端雅見
 敬自稱趙丞使下官相聞而言曰昨所與陶
 隱居共有辭欲須兩事國主憂民乃至但時
 運應爾比諸處屢有章辭皆不與報陶既有

功行周方來於此當為驗二人之德不煩謙
謙恐悒望故遣報子良曰比風日赫烈塘湖
竭竭五穀焦枯草木彫落方慮飢乏故冒共
投辭希垂沾潤此人曰當不慮不雨恐不得
洪溢耳前辭言語乃好但請雨應墨書語晴

應朱書並青紙上人唯言神重丹青不知丹
青有不合處諸如此者世間非一但無人報
其此意其既不自知反云神而無靈願更作
墨書辭勿同前語子良答報從要旨又問聖
靈何姓可得聞不此人曰問下官耶答曰姓
黃字元平東海人猶散在保命趙丞間無位
任仍曰不得久傳或當更來斂手而去

右一條二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曰麻欽
按此年夏旱不雨積旬諸道士恒章奏水
無靈氣隱居是與同共作辭休常來書青
一二十日晴後共周於靜中夜之微二十
一日夜得此夢周二十二日夜乃作是辭
於其麻其壇自奏二十三旦月向東云昨
夕有人報云今日中當雨爾且天清赤熱
了無雨意至異中雨未入於路便而地得
逢風重卒起未速隱居問於路便而地得
好風重卒起未速隱居問於路便而地得
宜願只願云夢不知定夢定覺耶華隱隱
居阿甲道士周子良辭辭尋下元之命
食為本東功所資在於潤澤項充早命
前無底降伏聞水雨之任有所司存願哀

懸點青露垂沾濕呼風召雲膚寸而合使
洪澤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鶴之跡復興於
今共中至誠
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一日
解語句曲華陽金壇洞天張理禁題卷
前此是前所來書辭者隱居製周卷
始拾得後近寓又尋瓦周所易木來見
六月二十四日晝卧南林夢一人年可六十

許著飄風冠披毛幘紫羅裳手執玉鈴腰帶
大符以丹書黃上不似未嘗來也侍者兩人
皆絳衣進坐乃言曰德秀之美感乎幽冥吾
久欲來碍以諸務遂不即果鄧生前亦應為
說我來子良曰鄧仙人備述神靈應垂降意
比恒洗心潔念仰候真仙乃笑曰鄧亦尋應
來良久許乃自悲歎曰昔為孤棲獨往賢莫
過焉我嘗學道於嵩高積八十餘年蒙得神
芝服之而化雞得神涉仙階而尸宅無寄今
猶在嵩高南石室中願之春德心未能豁子
當不憂此事人言得道不復念形我念形之
切裂於肝心可得無棺擲乎吾今乃桐栢金
庭琳宮之師領蒼梧仙人鎮朱臺之內姓徐
字玄真故令知位字有在耳尋當與鄧生俱
來別更委曲不為遠別復見須臾復夢見二

持玉鈴侍者
二人真諦無
一則桐栢仙人鄧靈期
鄧先言曰久欲相詣碍以此二十七日蒙受
書為帝展執蓋御史治桐栢山南青中館領

人乃趙丞前所使黃元平者云昨兩恨不多
來月中當更作昨往太山見尊府君送人夕
來乃始得除君死錄更紀生名如此輩六人
尊府君言今還北宮君儻至子良處道我今
來此今故來為宣之如此

右一條二十四日晝靈夢所受記書兩青
紙按鄧是此月六日來徐與鄧同在桐栢
徐說鄧得化化體懸於季形此徐君真誠所
中手指柳之事便無矣此徐君真誠所
無而不知何疾人何時得道云周父理北
官則是魏鄧所使去五月趙丞云明年
春嘗生王家今則已去一月趙丞云明年
也又按前劉夫人云爾名上仙錄已七
十餘年而今方云太山始時死記生名
此則仙簡鬼簿各有名在簡雖有而思
除或仙鬼兩名俱正使無復點斥還民間
或充鬼役若是則周生
今日之化水保品矣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夕桐栢有二人來一
則桐栢金庭宮上師蒼梧仙人徐玄真
鄧先言曰久欲相詣碍以此二十七日蒙受
書為帝展執蓋御史治桐栢山南青中館領

華陽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乖爽徐君前來善得接實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歡仰無已復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茅定錄處云始授子玄真經甚助欣然子良答曰謬荷靈啓垂授真法但肉

人頑疎修行多替又曰問子名已入東官青簡尚未審其事比當與鄧生往爲參之答曰

賜與參訪實是所希徐仍指鄧曰此君學道來已數百年始今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

功夫久有在鄧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侯所說當可言乎徐曰周子雖京仙緣未得便知

前身之事子良因曰酬塞塵陋豈得知此不韓侯是誰鄧曰是東華仙侯韓惠期領東官

諸簡錄治方丈第八玄宮中向云欲參子事者正詣此人耳徐曰今日匆匆不得久停尋

當得與鄧生俱來不爲遠別下帶同出戶侍者隨從而滅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按徐玄定錄授子玄經檢別日云六月

應書玄真內訣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恐與同房誤別針也論桐相中仙乃不應相開當當領華陽四官仙禁故得往來四宮者當謂男則童初齋開女則易還合真

也參簡之事別在七月申

右起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凡有十三條

事書青白大小合二十三紙其洞房玄真錄中唯開此餘悉具足

周氏冥通記卷之二

別在七月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周氏冥通記卷之三

七月事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未注論記

類八

乙未年七月二日夜七人來

一人姓周著玄華冠服綠毛幘丹霄飛裳佩

流金鈴年可五十許真語有侍者四人執黃毛節

一人姓王衣服似周服紫羽幘佩流金鈴年可四十許真語有侍者四人執綠毛節

一人姓茅著遠遊冠玄毛幘紫錦衣佩流金

鈴年可六十許真語有侍者三人執玄毛節又捧一白牙箱

一人亦姓茅著芙蓉冠丹毛幘玄繡衣佩玉

鈴年可六十許真語有侍者二人無所執

一人姓周著華蓋冠服雲錦衣佩玉鈴年可四十許真語有侍者五人執紫毛節

一人姓司馬著芙蓉冠服素羽幘紫錦衣佩

玉鈴年可四十許真語有侍者二人執青毛節

一人則樂丞公服如前侍者五人真語有凡

誠之丞曰今真人來何不拜子良即起再拜

頓首稽顙乞神仙之訣

茅定錄君曰功名已著無煩苦名並錄我所

關

關

關

關

關

關

關

關

關

關